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三十七回 三枝神箭穿楊柳 一闕新詞締鳳鸞

小鈺不見了一隻襪子，著急得很。幾個丫頭滿坑亂找，打不見。盈盈另拿了一雙交給他穿上，站起身來，覺得褲襠裡有個什麼東西墜著。解開一看，卻是一隻襪子。金荃笑道：「二爺想瞧白小姐，忙了，連襪子都夾著褲子穿了，儘管的叫我們快找，快找。」小鈺笑了一聲就要往外走。紫英道：「二爺還沒洗臉，別叫白小姐瞧了笑話。」小鈺就說：「快拿水來。」慌慌張張梳洗完了，趕到上房，只見白姑娘正在那裡講話。小鈺一看，只見他渾身淡素衣裙，一雙風流俏眼，桃花臉上兩個笑窩兒，不笑也像是笑的，真似天上飛仙一般。忙上前作了個揖，他站起身回了一福，問：「這位是誰？」婉淑道：「就是我家二叔叔。」白姑娘說：「原來是千歲爺，該叩見的。」說罷，就跪將下去。小鈺雙手攙住，道：「嫂嫂別太謙，請坐，請坐。」兩人對面坐下，四隻眼睛光緊緊注射，都只著出了神。小鈺定了定心，便問：「嫂嫂貴庚大號？幾時南方動身的？」白姑娘說：「我名璧，號玉卿，今年虛度十五歲了。因春間接了大姑娘的信，知道小翠二姑娘病體全愈，妖精已蒙王爺斬除，婆婆就叫我來接他同回家去。誰知拙夫去世，守孝百日滿後，天氣炎熱得很，直到八月才動身，昨兒到京的。」小鈺說：「翠妹妹近來又欠安呢，只好屈嫂嫂暫住幾天，等他健了才好同行。」玉卿一面說話，一面俏眼直注著小鈺，魂也銷了。

心中想道：「我只猜徵倭元帥自然凶形惡狀，誰知是這樣一個風流俊品！正好借著小翠有病，住在王府親近親近，或者有些幸遇也未可知。」就說：「翠妹妹在那裡？我要瞧瞧他去。」婉淑道：「我陪你去，二叔請自便罷。」小鈺只得應道：「大嫂陪了去更好，我失陪了。」假意在上房說了一回閒話，回到園來，吩咐丫頭：「探聽少奶奶回上房去了，白小姐在什麼地方？快來報我。」自己呆呆坐在怡紅院，早飯也不要吃。宮梅笑道：「二爺眼裡瞧飽了，難道肚裡不會餓的？」小鈺道：「我等白小姐來同吃。」飛飛道：「別想這樣好處，他早上上房吃過酒飯的。如今同著少奶奶園裡各處拜望，那裡就會來？別等他罷。」小鈺道：「我實在吃不下飯，燙酒來喝罷。」春茗笑道：「從來酒色是相連的，吃得醉醺醺才好等他來攀談呢。」

小鈺說：「我才剛見過了他，他論理也該來拜望我的。」芳美說：「有什麼不來？我瞧他這兩隻眼睛珠不住的瞧著二爺，只怕他心裡還比二爺著急些哩。」小鈺拍著桌子叫道：「實在俊俏得可愛。」這一拍，把酒杯兒都打翻了。紅藕說：「心裡儘管愛罷了，何必敲台拍桌的叫喚呢？」眾人都笑個不住。

忽聽見外面說：「少奶奶同著白小姐過來拜望二爺了。」

小鈺飛身跳將出來，迎接進內，坐下便問：「翠妹妹怎樣了？」

玉卿道：「他說早晨王太醫診過了脈，還不曾吃藥，躺在炕上朦朧睡去。見一個豬頭，把兩隻耳朵當了翅膀，撲面飛來，驚醒了，出了一身冷汗。這時候更覺沉重些。」小鈺道：「如今園裡請醫生，我總叫太監頭兒朱吉陪進來的，據他說，王太醫說是肝氣鬱滯，心脈虛，帶著沉悶，自然夢裡驚悸。今兒方上用真鬱金、鉤藤鉤加硃砂金箔，吃來該會效驗。我雖惦記他，卻不便進房去陪伴。」婉淑道：「二叔，你把三塔寺的對句送給他，借掛幾天，倒是個關邪的。」小鈺會意，就叫宮女傳話三殿上的太監，把上方七星劍請下來，交老媽子送到翠姑娘房前掛起來。婉淑道：「我要回上房去了，玉妹妹，你就和翠妹妹同住了，好早晚照看他。」玉卿說：「我同住是不敢的，只好日裡伴著，晚間須得別處宿。」小鈺道：「凌波坵最幽雅，離扶荔廳也近，嫂嫂住了罷。」婉淑說：「很好。」便叫把他的行李搬了進去。小鈺也同過去，替他張羅了一番，就回怡紅來了。

倩桃說：「二爺，你今兒竟大方得很哎。」馥馥道：「今兒有少奶奶在旁邊，自然大方；將來恐怕免不得要小方呢。」

小鈺道：「別胡說。我問你，你是上和瓊枝說的什麼箭眼還該我三兩銀子？」馥馥道：「咱們賭射鼓子，他輸了，賴著不肯還。」小鈺問：「誰的箭射得最好？」翩翩在旁說：「咱們都差不多，總是倭宮女們的箭有準頭，還會射馬箭哩。」小鈺問：

「誰教他們的？」回說：「就是倭公主教的。」小鈺喜歡道：

「公主會射箭嗎？」香玉道：「豈但射箭，還會跑馬舞劍戟，傻好瞧的。」小鈺道：「明兒我決要請教他騎射一回。」到了第二天，絕早起來，就到波坵內房來，見玉卿坐在鏡台前，旁邊兩個大丫頭站著替他梳髮。見了小鈺，忙站起身，說：「千歲爺請坐。」小鈺道：「千歲爺的稱呼太客套了，要求改口才好。」玉卿道：「我聽見眾姐妹都稱你二爺，我往後也斗膽照樣稱二爺罷。只是嫂嫂的稱呼，也未免疏而不親。」小鈺說：

「很是，竟叫姐姐罷。」坐在旁邊瞧他挽就了髻，站起身來道：

「姐姐別動，我替你插帶。」玉卿道：「我有服，不用插帶的。」小鈺說：「兒總要用的。」就把金扁方玉如意替他簪上，說道：「姐姐的頭髮又長又多，又黑又香，真正可愛。若在枕上聞了，連魂也要掉呢！」卿笑道：「承慶獎。」小鈺問：

「昨晚姐姐睡得安穩麼？」玉卿說：「起先仗著酒意睡了一覺，下半夜竟沒睡著。」小鈺說：「奇怪，我昨晚也睡不著，真是二人同心的了。」玉卿把眼瞧了他一瞧笑笑，不做聲。

外邊丫頭報導：「施媽過來了。」小鈺忙從後房門轉出去，一直竟往小山書屋來。見了繡玖，便道：「我剛才見有個美女梳頭，要做首詩送他，一時做不出來，要煩妹妹代筆。」繡玖明知是要試他的意思，他正想要賣弄自己的文才，便不推卻，回道：「請限體限韻，待我胡謔幾句來求政。」小鈺想著，近體詩女孩子們容易會做，便說：「竟做篇古體長歌，不必限韻罷。」繡玖即刻拿張箋紙寫將起來，小鈺道：「好書法，竟像是舜妹妹的字。」繡玖說：「我向來本臨蘇玉局的帖，瞧見舜姐姐寫的秀雅，就改臨了靈飛經，因此有些相像。」小鈺看他做完了，接來讀道：

瑤妃睡起花枝午，簾印紅肌逗春煦。

玉台半啟圓蟾圓，款卸盤龍散香縷。

紫金屈戌雲母窗，羅幃閃灼明殘釭。

宿醉懶懶嬌不語，翠綃袖卷粉腕雙。

晶梳攏掠委蜚，步搖瑟瑟簪珞王必。

抱日癡郎癡若雲，螺黛濃添畫眉筆。

君不見：

錦瑟流年太草草，多少朱顏鏡中老！

小鈺贊道：「好詩，好詩。蘅香珠豔，可稱個女玉溪了。」

繡玖道：「玉溪生則吾豈敢！勉效溫八叉還不能得其萬一，貽笑得很。」小鈺說：「我聞得妹妹還善會騎射，也要求教的。」繡玖道：「這個越發可笑，明擺著三位元帥，如何敢班門弄斧？」

小鈺道：「別太謙，將來定要請教。」繡玖點點頭，說：「且等到冬天，馬道上泥乾草枯了，才好跑呢。」小鈺得意洋洋，拿了這首詩，復身到凌波坵來，遞給玉卿瞧，又和他黏纏了多久，才回怡紅院。從此眉來目去，也不止一次。

到得十月初十外，天氣晴和，小鈺發枝令箭，叫把觀德廳簇新收拾一番，連晚把旗鼓箭擋通送了進來。第二天各處邀齊姐妹，只小翠、瑞香害著病不到，餘人通跟了太太、奶奶，到觀德廳後堂，用過早飯，出到箭廳。王夫人和李紈、寶釵坐在廳內高座上，眾人都在簷前坐下。繡玖換上紫紅縷金繡花軟甲，頭戴雉尾金冠，兩耳旁襯著紫貂昭君套，走下台階。眾姐妹通起身站著瞧他飛身跨上鞍，往西邊放馬下去，轉進旗門。那西首牆跟前，早插著一枝楊柳，馬跑到箭廳將近，離柳枝約有二百多步，才輕輕挽著雕弓，搭上雕翎箭，接連發了三枝，齊齊都插在楊葉中間，隨風飄蕩。鼓聲打得喧天。王夫人帶上眼鏡瞧不很真，問：「中了沒

有？」李紉說：「三箭通中的。」馬到台階跟前，就勒住了韉，宮女遞上兩口寶刀，約有六尺來長。

公主就把馬打了個團圈，使動雙刀，連人馬都瞧不見，只見一團白光，閃閃飛動。舞了好久，收住了。宮女接了刀，又遞上一枝方天畫戟，又舞起來，依舊不見人馬，只聽見嗖嗖風響。

眾人個個喝采。舞完了才下了馬，慢慢走上台階來。王夫人說：

「你嬌怯怯的一個小女孩兒，竟有這樣好武藝，實也難得。」

眾人個人誇獎了一番，他才退進裡邊去挽衣裙。

宮梅忙把令字旗招了兩招，就有一對倭宮女並馬跑進旗門，東西各安上三個箭擋，各人在馬上射了三枝，往西邊收馬。宮梅又招招令旗，又是一對跑上來了，接連跑射了十對，就在馬道中間，跨准一百步，安上個步箭擋子。藹如道：「這東邊跑射的，是用左手開弓，也會箭箭都中，難為他的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叫強將手下無弱兵呢！」這些倭宮女分了五人一伍，射起步箭來。每射是五枝，間或枝把不中，其餘通是中的。

倭宮女射完了，怡紅院的宮女、丫頭來回王夫人說：「我們不會跑馬，要求射射步箭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很好。」各人一般的分了伍，射了一回，大約五枝箭裡好的中三四枝，差的不過中兩三枝。李紉笑道：「這叫弱將手下無強兵了。」彤霞故意說：「淡妹妹是學過武藝的，為什麼不獻獻技呢？」淡如就真個站起身，走下台階射了一個箭，不到半路就掉下地來。妙香說：「這叫做頭名及第。」小釵說：「你的弓輕，撒手又沒勁兒，自然送不到了。快把那後手略放低些，就會到擋了。」

淡如應聲：「知道。」又是一箭，果然到的，卻斜飛到東牆邊去了。小釵又叫「後手略收進些！」又是一箭，直往西邊飛去，幾乎把個播鼓的婆子射著。王夫人說：「何苦來？罷了。」淡如臉上下下來，就說：「我在馬上舞回槍給太太瞧罷。」走到西邊撿匹良善些的馬，用條凳子踏了腳，才得爬上鞍去。手裡拿了一枝長槍，不敢加鞭，慢慢從旁道躡將下去。有個快嘴婆兒笑道：「這位姑娘是跑太平馬的，再也不會跌交兒呢！」淡如不做聲。誰知那馬跑慣的了，進得旗門，不等加鞭就出了縱。

淡如吃了一驚，叫聲「不好！」把槍一擦，雙手忙去扳住鞍子。

偏那槍上的紅纓剛打著了馬的右眼，馬也著了驚，把腦袋一側，直往西邊跑去。這條馬道，比兩旁的地砌高有三尺多，前蹄踹了下去，後蹄還在道上，前低後高。淡如坐不住，合面撲下地去，馬越發著了慌，混跑。虧了一個倭宮女，忙扯住了韉，才沒踹壞人。淡如爬起身來，滿臉灰泥，頭髮也顛散了。自覺害臊，披著發就往外出去了。妙香笑道：「俗語說：『若要會，跟了師父睡』，這話竟未必然呢！」眾人笑了一回，回到後堂用過酒飯，各自散歸。不提。

小釵又過多日，偶然踱到凌波坳來，只見玉卿拿了一張詩箋在那裡吟哦，見了小釵，忙就縮在袖裡。小釵道：「姐姐佳章，不賜一觀？別吝教罷。」趁勢把手直探進他的懷裡，去胸前亂摸。玉卿說：「別這麼鬧，我給你瞧就是了。」小釵還把他的粉乳捏了兩把，慢慢退出手來，又在玉臂上亂捏，口裡贊道：「好光滑的肌膚，可愛，可愛。」又說：「懷裡搜不著，只得到褲襠裡去搜了。」玉卿著了忙，就把詩箋遞上道：「瞧便給你瞧，不許告知別人的。」小釵接來一看，卻是一首《寡鵲詞·調寄江城子》：

南山孤翼獨徊翔，意淒涼，影淒涼，一聲聲裡叫斷九迴腸。

記得陶嬰歌最慘，千載後，有餘傷。東風回首對銀塘，惜鴛鴦，羨鴛鴦，桃花水暖兩兩自成雙。翻盡琴心當日譜，鳳求鳳，變宮商。